

读写危机: 当今英语专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东北师范大学 张绍杰

提 要: 英语专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诸多挑战, 读写危机则是最大的挑战。读写危机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 但更有其深刻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原因。本文指出, 读写危机的发生折射出优秀外语教育传统的丢失, 反映出对读写在高素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存在认识误区。要化解危机, 必须在教学实践中恢复读写的应有地位, 正确处理读与听说的关系, 通过加强读写能力的培养, 提升英语人才的质量。

关键词: 读写危机; 读写地位; 读写能力培养; 英语专业

1. 引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 它不但使我们认识过去, 更让我们关照当今与未来。我们在总结和梳理中国外语教育传统的过程中发现, 过去的英语专业学习者靠大量读写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 而在当今以互联网作为重要媒介的信息时代, 新生代的英语学习者普遍发生了读写危机(reading and writing crisis)。四年本科毕业未读过一本原著的大有人在, 未读过文学经典的普遍存在, 未读过语言学经典的不计其数。写的情况更不尽人意。除了毕业必须完成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外, 多数学生从未写过一篇篇幅较长内容完整的英文习作。“拒绝读书、苦于写作”是当今英语专业学生出现读写危机的最显著特点。这种状况不但直接导致了英语人才培养质量的普遍下降, 而且极大阻碍了英语高精尖人才的浮现。对此, 英语专业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围绕怎样看待普遍发生的读写危机, 为什么英语专业要强调读写能力培养, 以及怎样化解这一危机等问题发表个人拙见。

2. 读写危机: 学习方式的改变还是传统的丢失?

当你坐在电脑前, 输入关键词“读写危机”, 便会发现, 无论在发达的西方社会, 还是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青少年的读写问题普遍引起关注。据一家英国伦敦媒体(London Evening Standard)网站报道: 一项针对升入中学的 11 岁儿童阅读年龄的调查表明, 数以万计儿童开始阅读的年龄为 7 岁, 而且仅首都伦敦就有近 8000 名 11 岁儿童

尚未达到或通过水平 3 阅读能力测试^①。一组数字更令人震惊: 3 个少年中就有 1 个一年只读两本书或更少; 7% 的儿童从不做课外阅读; 但几乎一半的成年人有涉交网络个人网页; 10 个成人中有 2 个建有自己的微博。据美国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网站报道: 大约 800 万 4 - 12 年级的学生阅读能力低于年级应有的水平, 有限的读写能力使得每个校日有 3000 名学生从高中辍学。另据美国卓越教育联盟网站(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报道: 大多数学生离开高中时缺乏谋生或上大学的必要读写技能, 1200 万学生中的许多人因读写能力低而得不到毕业证。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报道: 俄罗斯国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 有 55% 的成年人不买书, 46% 的成年人根本不看书。

我国大众的阅读状况同样堪忧。据中华读书报报道: 2010 年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我国 18 - 70 岁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 52.3%; 报纸阅读率 66.8%; 期刊阅读率 46.9%; 人均阅读图书仅 4.25 本。就目前的图书阅读率而言, 比 1999 年的 60.4%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阅读状况如此, 我国大众的写作能力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根据天涯社区网的一篇报道, 从“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颁奖大会上获得的信息, “这次活动共挑出无可争辩的语言逻辑差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三处。以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08BYY028)基金的资助。

① 根据英国国家课程标准, 学生一般进行 3 个阶段 8 个级别的阅读水平测试, 7 岁儿童应达到水平 2 的阅读能力测试, 11 岁儿童应达到水平 4 的阅读能力测试。

四份中央级报纸和二十四份省市级报纸的一至八版正文为例,共挑出逻辑和语言应用方面的病例一千二百八十九个,平均每份报纸四十六个,每版五点八个。有一份报纸的错误竟高达一百八十四个,平均每版二十三个”(郑北京 2007)。

以上的数据表明,读写危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那么,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读写危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学习方式的改变,还是学习传统的丢失?有学者认为,“阅读大变革,不是危机而是机遇”,“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电纸书阅读……体现了时代人群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选择结果。”他甚至认为,“随着在网络时代出生并成长的‘90后’和‘00后’,日渐成为社会的新生代,并整体上踞守社会的骨干、栋梁和精英的位置,他们所认同的必然是由声光电、屏盘键组合而成的数字化阅读方式,而对白纸黑字、青灯黄卷式的传统文字化阅读方式‘敬而远之’”(徐雁 2011)。显而易见,这种观点认为“读写危机”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学习方式的变化。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假如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读者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单一纸本阅读转向当今的多种载体的阅读,那么新生代的阅读能力不应因此下降,反而应不断提升。然而,大量的事实说明,新生代的读写能力普遍下降了。另一方面,检验一种学习方式的好坏,最根本的是看其给学习者带来的效果。实际上,新生代对阅读方式的选择,反映出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今天因社会功利行为而产生的效应。在信息资源如此丰富的时代,阅读能力反而下降的背后,隐藏着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电纸书阅读”除了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外,传递更多的是“杂乱无序”的信息,而不是系统的知识。这种阅读方式易于悦眼,不易于入心,可以用“浏览”一词加以描述,而且无法做到“深度”阅读。因此,必然导致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下降。而传统的纸本阅读方式可以更好地解决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读者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无用信息的干扰、不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凭个人的兴趣选择读的内容。对于一本好书可以正着读、倒着读、反复读、诵着读、批着读,等等。总之,读写危机已经逼近新生代,它折射出的绝非仅仅是学习方式的改变,而是学习传统的丢失。

读写危机更是一个必须关注的教育问题。在

外语教育中读写危机体现得更加明显。当今,大学英语教师会时常发出抱怨,英语专业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研究生,乃至博士生,阅读能力偏低,写作能力低下,在论文写作中会犯各种不同的语文错误,甚至是难以容忍的错误。因此,高校英语专业必须正视并充分认识读写危机对人才培养质量带来的后果。

3. 读写危机:是时代使然还是认知使然?

前面已经谈到,读写危机并非简单地说是读写方式的改变,而是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丢失。作为操一种语言的母语者,从出生到成人需经过一段漫长的历程。一个婴儿从出生到上学接受教育这段时期,基本上处于自然人或生物人的状态,只有通过接受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他/她才能实现逐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这里教育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人,一个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必须具备必要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素质或素养,其中读写能力是一个社会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不同社会的语文教育都十分重视读写能力的培养,换言之,读写能力的培养在不同社会的正规教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这种特殊地位与书面语的特点有着密切联系。同口语相比,使用书面语可以记录生活,分析和编织故事,并与从未见过的人分享;使用书面语可以与遥远甚至未出生的人交流信息,可以与其他书面文献承载的信息进行比较和综合;书面语(特别是数码形式)允许人们搜寻大量储存的信息,体验(至少感受到)全方位的人类状态。更重要的是,书面语允许人们跨越时空(甚至是死亡)的障碍(Fasold & Connor-Linton, 2006: 402)。书面语不仅有其自身的优点,而且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正如 Florian Coulmas(2003: 1)指出的那样,“称书面语是曾经发明的唯一最具有后果性的技术并非是一种冒险。巨量的文字记录和存储在图书馆、数据库、多层面网络系统的知识,使得人们难以想象当代生活的某个方面不受书面语的影响……书面语不仅提供了认同过去的方式,而且是塑造未来的关键技能”。作为人类语言的化石或符号,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书面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读写能力的特殊地位。这是因为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涉及通过书面语获取和传递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社会人的读写能力关乎到一个民族的文

化传承与发展。

读写危机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似乎是与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互联网的普及有着密切关系,人们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读写方式,因而抛弃了传统的读写方式。然而,在语言教育领域,读写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也就是说,读写危机的发生并非时代使然而是认知使然。这里存在两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使书面语的地位不断降低而口语的地位不断提升,二是受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语言教学未能正确地认识口语表达能力(听说能力)和书面语表达能力(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由历史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变有三个标志:第一,研究重心从语言的历时变化转向语言的共时系统;第二,研究方法从对语言的规定转向对语言的描写;第三,研究对象从书面语转向口语。这种转变使得书面语的地位大大降低,因为无论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Saussure)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继承人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和派克(Pike)都认为口语是第一位的,而书面语是第二位的(Beaugrande, 1991: 355)。虽然功能语言学的鼻祖福斯(Firth)和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认为书面语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是主要的媒介,而且提出了语篇(text)的概念,但是在语言研究领域对口语是第一位的认识一直未发生改变,而且影响至今。当代语言学的新兴学科如语用学、语篇分析、认知语言学等,都把口语(话语、对话、言语行为)作为语言分析的对象。对于语言研究而言,口语是认识语言本质的源泉,研究口语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从语言学理论中探求其应用和启示的语言教学而言,口语地位的提升却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后果,即在外语教学实践中重听说轻读写,这是当今外语教学领域产生读写危机的语言学根源。

受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外语教学对语言学提供的启示在认识上存在着偏差,直接导致了对外语教学目标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培养关系认识上的偏颇。确切地说,在外语教学领域人们同样认为听说是第一位的,读写是第二位的。这种认识在对于语言教学产生广泛影响的交际法教学理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教学目的上,交际法教学提出要以交际为目的进行教学(Widdowson, 1978),而且强调语言的交往功能(interactional),忽视语言传递信息的功能(transactional)。在教

学理念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learner-centered),注重观察学习者的交际策略或学习策略并以此组织教学(Nunan, 1999),但学习策略的个体差异很大,抹煞了教师在传授语言知识中的作用。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交互式教学(Brown, 1994)或任务型教学(Wills, 1996; Dave and Wills, 2007),有利于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忽视了书面语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事实上,外语学习与母语习得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赵世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学母语时口语是第一性的。然而,学习外语就不一样了。不在说这种目的语的地区学习这种语言,一般先要通过读书,也就是看书面语,练习识字和发音,然后再转化为口语,可见书面语成了第一性的了”(2005: 42)。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跟着西方语言教学理论走,不加批判地应用(张绍杰, 2007),在教学实践中不能正确地认识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从过去的忽视听说走向了过分重视听说的极端,也可以说,从“哑巴”英语走向了“文盲”英语的极端,这是英语专业产生读写危机的深层原因所在。

从语言教学领域产生读写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可以看出,读写危机的发生并非时代使然,而是认知使然,也就是说,是由于对口语和书面语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存在着认识误区而造成的。

4. 读写危机:是顺其自然还是应对挑战?

前面本文分析了读写危机产生的时代背景,并明确指出,读写危机绝非仅仅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读写传统的丢失;同时分析了在语言教学领域产生读写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及认识上的误区。那么,面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发生读写危机的现状,我们该如何应对?是顺其自然还是接受挑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顺其自然是一种被动接受现实的态度,承认这是时代所造成的后果,英语教师只能顺势而为;接受挑战却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认为现实是可以改变的,危机是可以化解的,不能顺势而为,只能顺势而改。我们无疑赞同第二种态度。

长期以来,英语专业一直没有解决好读写能力培养的问题。在课程设置上,阅读与写作只是简单地作为两门不同类型的课程,阅读课被视为非重点课程,谁都可以上,甚至上不了精读课的被安排上阅读课;写作课被视为难点课程,大多数教师望而生畏,一般安排给“老外”上,而且通常是

在高级才开设。在教材建设上,可供选择的合适教材不多,而且缺乏系列性的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拘泥于教材,循规蹈矩,缺乏有针对性的实效探索。更应指出的是,大多数院校的英语专业尚未建立课程教学团队,并实施有效的评价机制。这些问题与读写危机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当今的英语专业包括英语教师对读写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要化解读写危机,首先要解决认识层面的问题,充分认识和理解读写与听说之间的关系。

从口语和书面语的划分来看,读写属于书面语范畴,听说属于口语范畴。在外语教学领域,围绕如何看待读写与听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认识。听说能力培养是英语专业重要的目标之一,对于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学习者来说,听说无疑是最基本的语言能力,但是听说能力不是简单地指日常交往的能力,而是使用目的语表达思想、从事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从外语学习的目的来看,掌握一门外语不是为了到目的语国家去生存,而是为了通过目的语或与其相关的领域从事某种职业,因此培养“生存”英语的能力不是英语专业的教学目的。

另一方面,听说能力的发展更依赖于目的语的语言环境和学习者的个人因素,在缺少目的语环境的情况下,更依赖于读写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读写能力的发展可促进听说能力的发展。西方学者对未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的读写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读写能力对口语加工过程产生影响(Tarone, 2005);还有学者研究证明,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受过读写训练多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完成口头复述任务过程中要比受过训练少的学习者表现出色(Bigelow et al., 2006)。这些研究证明,读写与口语存在着相关性。我们不能把听说同读写割裂开来,应该看到两者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应通过强化读写达到促进听说能力的发展,要特别认识到,在外语环境下读写是听说能力发展的源泉。更重要的是,通过书面语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是学习者终生的交际需求,而听说离不开语言环境,英语学习者终生面对面地同英语母语者进行交流的机会十分有限,而且听说能力离开语言环境更易于退化,因此,“轻视读与写,听与说(尤其是说)只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必须充

分认识读写对于外语学习者的重要性,教学中应以“读写为本”(董亚芬, 2005: 29-38)。这里应指出的是,重视读写的目的不是要放弃听说,而是要通过强化读写来促进听说、发展听说,这是我国英语专业应坚持的理念。

其次,要化解危机,必须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充分发挥读写在高素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地位。英语专业是培养英语人才的摇篮,英语人才素质的高低决定了英语人才培养的质量高低。改革开放使英语专业跨越式发展,规模上去了,但质量却下降了。近年来,学界已注意到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素质下滑问题(胡文仲, 2005; 蓝仁哲, 2009)。素质这一概念内涵宽泛,难以界定,但通常应主要指人文素质,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广博融汇的语言、文学、文化知识,气质儒雅的跨文化交流潜质,宽阔视野的思辨能力等,是人文素质的集中体现。所谓英语人才的素质下滑,就是指缺少这些方面的素养。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存在的因素可能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于读写不足、读写不当。读写不足指的是,输入的阅读量和输出的写作量不够;读写不当指的是,读写的内容选择不当,该读的没读,不该读的读了;该写的没写,不该写的写了。古今中外的教育都告诉我们,读写与人才素质培养有着内在的关系。我国的老一代外语教育家如许国璋、李赋宁、王佐良、王宗炎、戴镗龄等学贯中西、集学术大成,都具备非凡的写作能力。凡高深学问者也都具备深厚的写作功底。阅读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的学者更有同感。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读书使人聪慧”,老一代外语教育家都十分强调阅读的重要性,以他们的切身经历证明了阅读对于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素质养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阅读还有助于培养思辨能力。何其莘曾这样感悟道“用英语思维是许多英语学习者都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从自己学习英语的经历中,我体会到坚持大量阅读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转引自董亚芬, 2005: 29-38)。西方学者也曾认为“写得清楚的人才想得清楚”(Scribner & Cole, 1978b)。大量的事实说明,读写对于高素质人才培养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学习者来说,阅读无疑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语言学习者只有大量阅读人文领域的精品,才能真正感悟语言的运用,领悟异国的社会文化,汲取人类的思想智慧,养成高尚的情操。写作

和阅读相依相伴,没有读的输入就不会有写的输出。写不仅仅指写文章,笔头的操练,包括翻译等各种形式,都属于写的实践。李赋宁先生十分重视写作,他曾这样说“读书必须落实到笔头,这是古今中外学人的共同体会”(转引自董亚芬, 2005: 36)。这是因为当把读和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时,知识才能不断日积月累,在大脑中储存固化,进而转化为素养。因此,英语专业要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把读写摆在突出的位置并在教学实践中有效落实。读写不能仅仅视为两门课程,靠课堂的有限时间达不到读写教学的目的,要把课内同课外有机结合,把读写课程同其他课程紧密结合,通过创新评价机制,保证学生大量的读写实践。我们应继承中国外语教育在读写教学方面的优秀传统(仇云龙、张绍杰 2011),只有把读写贯穿英语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高素质的英语人才才会脱颖而出。

5. 结束语

读写危机已经逼近英语专业。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是不争的事实。读写危机直接危害着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折射出优秀外语教育传统的丢失。面对新时代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策略积极应对,不能束手无策,顺其自然。中国外语教育留给我们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重视读写,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英语人才将根植于读写,英语学习者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都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写。只要英语专业在教学实践中恢复读写的应有地位,借助信息时代的网络媒介,读写危机必将化解,高质量英语人才辈出的春天将会到来。

参考文献

- 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 2011. "Adolescent Literacy". www.all4ed.org.
- Beaugrande, R. de. 1991. *Linguistic Theory: The Discourse of Fundamental Works*. Hong Kong: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 Bigelow, M., B. Delmas, K. Hansen & E. Tarone. 2006. "Literacy and the Processing of Oral Recasts in SLA." *TESOL Quarterly* 40 (4), 665 - 689.
- Brown, H. D. 1994.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Regents.
- Coulmas, F. 2003. *Writing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nguistic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sold, R. W. and J. Connor-Linton.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2011. <http://www.thisislondon.co.uk/standard/article>.
-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11. "Adolescent Literacy." www.ncte.org.
- Nunan, D. 1999.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United States: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 Tarone, E. 2005. "Impact of Literacy on O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mplications for SLA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5, 77 - 97.
- Widdowson, H. G. 1978.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s, J. 1996. *A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 UK: Longman.
- Wills, D. & J. Wills. 2007. *Doing Task-based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董亚芬 2005, 我国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 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明扬 2005, 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 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文仲 2005, 采英撷华五十载——我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经历, 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蓝仁哲 2009, 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科属性与培养目标, 《中国外语》第 6 期。
- 刘炳善 2005, 英语学习: 回忆与感想, 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仇云龙、张绍杰 2011, 晚清外语人才培养特色及其当下启示,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徐雁 2011, 阅读大变革, 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 241(9)。
- 赵世开 2005, 学习外语的漫长道路, 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张绍杰 2007, 对舶来教学法说“不”——我国当今外语教学现状考察与反思, 《中国外语》第 3 期。
- 郑北京 2007, 我的语文报告: 写作危机逼进中国, www.tianya.cn。

(通讯地址: 130024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字编校: 王亚民)

(下转第 29 页)

《教育探索》第 1 期。
人人影视,公正该如何是好? (中文字幕翻译) 哈佛公开课(视频及中英文字幕) <http://yyets.com/showre-source-juji-597.html>(March-08-2012)。

(通讯地址: 510006 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

(文字编校: 宋健飞)

Enjoyable learning begins with proper guidance

—A narrative inquiry of effective questioning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

by LIN Huihu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the key to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ve learning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o great extent, the quality of interaction depends on the quality of questio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question effectively for interactive and enjoyable learn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 inquiry approach. Two vivid teaching desig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changing the questioning role and experiencing Socratic questioning, are described and interpreted, through which the power of practical classroom stories is released.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effective questioning; interaction; educational narrative

~~~~~  
(上接第 5 页)

## Reading and writing cris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the English Major

by ZHANG Shaojie

**Abstract:** Among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that the English Major faces is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crisis in this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of China. The crisis happens in relation to the age of information, and yet it is rooted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is paper pinpoints that the crisis mirrors the loss of excellent tradi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flects misconceptions of the rol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English learner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ri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what is to be done is to rebuild up the due statu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o counter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writing and listening/speaking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moreov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lish learners by placing a high value on the training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Key words:** reading and writing crisis; reading and writing status; cultivat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English Major

~~~~~  
(上接第 13 页)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ia Jimei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FL teacher training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LIU Fang

Abstract: Teacher train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ee if there i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writer interviewed Prof. XIA Jimei, an authorized and professional EFL teacher trainer in China. The interview reflects some concern on the issues in the past teacher training design as well as some obstacles in teacher's awareness of autonomous development through some on-site reflective activities in the teacher training workshop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by Prof. XIA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writer hopes that the quality of EFL teacher training can be improved so as to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re effectively in the future practice.

Key words: teacher training; teacher development; career planning